

带刺的玫瑰

——论余华小说的寓言性特征

高永忠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作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以其特殊的审美视角和写作风格给文坛带来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他的小说不以故事的曲折见长,而是以内蕴的丰厚别具一格。他的小说运用了寓言以此喻彼的思维模式和夸张、讽喻、变形、荒诞等寓言的写作手法,才使其能在先锋派诸多优秀作家中脱颖而出,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读者中也是好评如潮。从寓言化的角度来观照余华的小说创作,分析他的小说与寓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为突破口,找到一个新的理解余华小说的视域。

关键词:象征性结构;寓言化人物;废墟;人性的恶之花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2-0057-05

Rose with Thrones

——On the allegorical features of Yu Hua's novel

GAO Yong-zhong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Yu Hua,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vant-garde writers, has brought the literary world a strong shock by his unique aesthetic view and writing style. Rather than stories with good twists and turns, he wrote novels with rich connotation in a style of his ow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riter is good at applying fables in his fiction with such writing techniques as hyperbole, metaphor, allegory, deformation and absurdity, which enable him to stand out among the excellent avant-garde writers. Especially in the 1990 his novels aroused wide concern of critics and readers as well.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Yu Hua's novel writing from the allegorical perspective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novels and the fables there are to find a better appreciation of the writer and his novels.

Key words: *symbolic structure; allegorized characters; ruins; flowers of human evil nature*

中国是一个寓言的国度,是世界寓言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出现了像庄子、柳宗元这样的寓言大师,寓言的发达,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在中国

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窥见寓言精神及创作手法的踪迹。20 世纪之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看,寓言化成为

小说创作中颇为明显的创作倾向,从卡尔维诺、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海勒、米兰·昆德拉等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强烈的寓言化色彩。而世界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非常显著,大量作品都通过运用寓言化的创作手法,使作品更具厚重感和哲理性。余华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和寓言意味,我们需要引进寓言的观察视角去解析他的作品,从而更好地把握其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哲理蕴味。

一、寓言的内涵

寓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寓言”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庄子》,《庄子·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1]948}。郭象的注解:“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久见信”^{[2]948}。意思是:假托另外的人物和故事来说理,这就叫寓言;它有很强的说理效果,十句中有九句可以被人相信。由此可见,庄子给寓言下的定义即假托外事来说理,言在此而意在彼。《辞海》认为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谕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使得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莱辛则给予寓言这样的定义:“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通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上,把真实性赋予这个特殊事件,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形象地认识这个普遍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论寓言的本质》。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寓言具有两个基本要素:故事性和寄托性,它综合运用幻设、虚构、夸张、讽喻等多种艺术手法,都是基于作家对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幽深曲折的笔法,

隐晦地表达作家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揭露,在先具有了某种思想理念的前提下,去虚构一个可以表现这一主题的故事,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审美理想寄托于这个故事当中,并期待读者能从中找到它、理解它。

二、“生存—死亡”的象征性结构

余华充分运用了寓言的结构特点,以一种以喻彼、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结构自己的作品,进而使作品在具有丰富的他指性、广泛性寓意的同时,其文本本身也增添了悠远、深邃的理性光芒。具有了丰富、含蓄的寄托性。余华作品较常用的是“生存—死亡”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将人物置于非生即死的极端境遇中,在这样一种既定的结构里让人物在强大的命运面前进行表演,在这里,生存与死亡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高玉就指出:“从对艺术的理解、思索与表现的超越的角度来说,余华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位杰出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3]。余华正是以一位哲学家的眼睛来观察芸芸众生,在混乱荒唐的社会环境下,让每个人物尽显自己生命的本色。这种结构方式显然具有浓烈的象征意味,人正是在生与死的天平之间滑行,在越接近死亡的地方,生命才能显出它本来的面目和不竭的坚韧。

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是以“卖血”为主线,讲的是许三观为了家人解决一次又一次的难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卖血的寓言故事。这是余华作品中最接近死亡的一部,死亡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许三观。“在这一天下午,许三观在百里的医院卖了血以后,刚刚走到街上,还没有走到医院对面的那家饭店,还没有吃下去一盘炒猪肝,喝下去二两黄酒,他就走不动了。他双手抱住自己,在街道中间抖成一团,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的抖着,然后枯枝折断似的,他的两腿一弯,他的身体倒在了地上。”许三观的悲剧让读者可以感慨万千,甚至潜然泪

下。但是,余华的小说并不仅仅满足于展现这一个人的悲剧:小说开篇之处写到,许三观的爷爷就问“我儿,你也经常去卖血?”“你没有卖血,你还说身子骨结实?”四叔也说,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身子骨结实的人都去卖血,卖一次血能挣三十五块钱呢,在地里干半年活也就挣那么多。这人身上的血就跟井里的水一样,你不去打水,这井里的水也不会多,你天天去打水,它也还是那么多。”

从以上寥寥几笔就可以看出,“卖血”不是一个被人歧视、不是少数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被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公认为最有效的、最快速的生财之路。这样悲剧就在整个人类、整个社会扩展开来;辛辛苦苦在地里干半年的劳动成果,还赶不上一次卖血换来的钱,这也将底层人物的悲剧性、无奈性向更深的层面延伸而去。

《活着》的篇名便直接喻指着其对立的另一面“死亡”,福贵在经历了诸多磨难和打击后,仍然顽强地“活着”,但伴随着他的却是亲人接二连三地死亡,我们不禁发现,死亡和活着就是一堆孪生兄弟,福贵和他的亲人们就是在由活着通向死亡的道路上缓缓前行,这是一个二维空间,每个人都没有其他选择,唯有顺着命运安排好的道路前行,未来是无法预知的,就像福贵,作者认为是最该死的一个,却一直活了下来。此外,在他早期的小说,如《现实一种》、《鲜血梅花》、《死亡叙述》等,也基本都是围绕着生存与死亡的对立模式来写的。

三、充满寄予性的寓言式人物

现代小说,大都追求对人物进行多视角、立体化的刻画,力图塑造出“圆型人物”,人物的性格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复杂性,不是单一的,但在寓言化小说中,却恰恰相反,作家所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单一性、扁平化的特点,作家往往围绕人物的某一中心特点,花费大量笔墨来充分、全

方位地展示人物的某一核心性格特征,以此达到类似于漫画的效果,这类人物会给读者留下非常强烈的阅读印象。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认为,构成寓言人物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人物性格特征的单一和“专名”。所谓“专名”就是人物构成围绕一个单独的性格特征,这个特征被夸大,占据突出的地位,而且“这个突出的性格特征被当作整个一群人的性格代表,而不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品性”^{[4]74}。读罢《活着》,福贵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影响就是他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一部描写生存镜像的寓言”^[5]。因为作品中福贵的一生,深刻体现了中国底层民众最朴素、最直白的生存状态。余华说福贵应该有比别人更多的死去的理由,先是父亲掉进粪缸而死,接着是母亲生病而死,然后是儿子有庆抽血过多而死,再是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而死,不久后妻子家珍又生病而终,几年后女婿二喜被水泥板压死,小外孙苦根也吃豆子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离世,可他却依然活着。在那样的时代,生命如同颠簸起伏于时代巨浪之巅的孤舟,时刻可能倾覆,厄运一次次地不期而至,使他经历了与一家四代人的生离死别,生活的艰辛与孤独无时无刻地压制着这个不幸的人,但福贵为何还活着,是什么让他可以抗拒悲痛、抗拒死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以为我们探寻生存的意义打开一扇光明的窗户。

福贵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如风雨飘摇中的小屋,顶住了种种磨难和打击,福贵也是一个寓言式的人物,就是“活着”的代名词。《兄弟》中的李光头,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狂人”,他信奉的信条就是“钱可以买来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凭借对金钱的执着,他成功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并不复杂,就是一个爱钱、赚钱的化身。《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终其一生,都与卖血密不可分,一次又一次卖血的经历和遭遇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都给读者不可磨灭的印象,许三观代表了很多和他一样的底层生存者无奈的人生和悲惨的命运。

四、生存废墟和人性的恶之花

德国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寓言进行了独到的解释,他认为寓言是社会混乱、精神残缺、人性堕落、社会没落时期的艺术审美形式,它的讽喻性最恰当不过地适合表现“世界的黑暗、自然的颓败与人性的堕落”^{[6]145}。本雅明使寓言超出了一般修辞学和文体学的范畴,赋予了它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他的寓言理论充分展示了社会衰败期的时代特征。“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一个神秘符号。当神性的学问之光降临它身上时,它作为象征的美就发散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消失了。由于表象的消失,明喻也不再存在了。它所包含的宇宙也枯萎了。仍然残存的枯燥的画谜包含着一种洞察力,这对于迷惑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可及的”^{[6]145}。在寓言的世界里,世界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废墟和破碎,自然、历史和现实都无法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于是,写实与写意、理想和荒诞结合起来,熔铸出对于现实具有深刻洞见力的艺术形态。新世纪寓言化小说在批判、否定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作家主体强烈的“废墟”意识,它所幻化出的也是一个满目荒凉、人性异化、破碎不堪的废墟世界。这个废墟世界不仅表现在破碎、萧条的自然环境上,也表现在人物的病态和生活细节的荒诞上。

在余华的小说中,我们随处能看到这样一种废墟般的景象。无论是《许三观卖血记》里动荡的文革年代,许三观们悲惨的卖血经历,“血头”们的冷酷与贪婪,周围人的麻木与自私。还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想去帮助别人,却被抢劫一空的极为荒唐的环境。《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讲述的是一个傻子被人欺骗、凌辱的故事,文中的“我”的叫来发,“正因为我是傻子,我成了人们嘲弄、戏耍与欺负的对象。他们在侮辱我时,连我的名字也给取消了,我成了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人,一个没有符号所指的‘非人’,来发在现

实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带有侮辱性的称谓,找回自己的真实名字是他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只有陈先生能记得来发的真实名字,并导致来发守住自己的名字,对于来发而言,陈先生扮演着“好人”的角色,而正是这个“好人”凭借对傻子内心渴望的洞悉,诱导许阿三们利用傻子的名字欺骗了来发,使得来发失去了在人间唯一的“伙伴”。作者余华以这样一则寓言故事,无情地撕去救助者伪善的外衣,展示其内心的险恶,还归世态的本来面目,透视着人性的麻木与残忍。余华正是以寓言化的笔法,为我们清晰勾勒了废墟般的社会现实,以及在这破碎不堪的废墟上生长着的人性的“恶之花”。

余华在小说的寓言性方面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位作家,那就是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他评价说:“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是两座博物馆,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上曾经出现过什么;而不是两座银行,他们不供养任何后来者”^{[7]297}。他把借鉴和影响比作植物和阳光,“文学中的影响就像植物沐浴着阳光一样,植物需要阳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光,而始终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长也表明了阳光的重要性”^{[8]80}。从分析余华的早期作品入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创作是从迷恋上川端康成开始的。余华坦言:“川端的作品笼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创作。那段时间我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8]144}。川端康成的作品经常使用一些新奇的比喻,这也使余华对比喻这种修辞手法产生了好感。新奇、独特的比喻也给余华寓言性的小说文本锦上添花。也正是通过借鉴寓言的以此喻彼的结构模式、寓言化的人物塑造和综合运用夸张、讽喻、变形、荒诞等多种寓言的手法,使其作品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性和内蕴的寄予性,与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如《百年孤独》、《变形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在精神内涵上有了类似的美学品格,同时我们发现,这种寓言性不仅仅存在于余华的小说中,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大量存在。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下转第73页)

实用新型专利——摇进式轮椅 公告号: CN201545155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自行车, 特别涉及一种利用摇进式曲柄摇杆机构来提供自行车前行动力的踏进式自行车。

现有的自行车动力机构为曲柄带动链条旋转的做功。这种链传动自行车回转过瞬间时, 只在脚踏板上向下转动的90°至120°范围内作有用功, 在其余大部分角度范围内作的是无用功, 导致传动效率低。且这种链传动自行车通常仅限于坐骑式。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在于提供一种踏进式自行车, 传动效率高、操作便捷、省力。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运用摇进式曲柄摇杆机构达到自行车的驱动, 通过摇进式传动轴解决死点问题, 使自行车在前进时传动效率高、操作便捷、省力。本实用新型踏进式自行车还设计为时尚的立式车型, 并能达到一定的健身目的, 较受年轻人的欢迎。



图6 踏进式自行车

参 考 文 献

- [1]梁玲琳. 产品概念设计[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 [2]唐林. 产品概念设计基本原理及方法[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 [3]Steven Ungvari. Triz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kano model or adding the third dimension to quality[EB/OL]. [2010-10-30]. http://www.ideationtriz.com/paper_TRIZ_Within_Context.asp
- [4]张武城, 赵敏. 开展创新教育 提高创新能力[C]// 高校创新理论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亿维讯, 2007.
- [5]邹宁. 基于 QFD 与工效学方法的产品开发与评价技术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2009.

(上接第60页)就带有强烈的寓言性, 当代作家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等在小说的结构形式、小说的语言等方面, 体现出的寓言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还有韩少功的《爸爸

爸》, 莫言的《红高粱》和《生死疲劳》, 格非的《人面桃花》等等都是寓言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可见, 寓言化已经成为一个当代小说创作较为明显的创作潮流, 而余华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参 考 文 献

- [1](清)郭庆藩.《寓言》篇[M]//庄子集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2](清)郭庆藩.《寓言》篇引[M]//庄子集释. 郭象,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3]高玉. 余华: 一位哲学家[J]. 小说评论, 2002(2): 87-92.
- [4](以色列)里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M]. 姚锦清, 黄虹伟, 傅浩, 译.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89.
- [5]韩传喜.《活着》: 一部描写生存镜像的寓言[J]. 宿州学院学报, 2002(1): 34-35.
- [6](德)瓦尔特·本雅明. 德国悲剧的起源[M]. 张旭东,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 [7]余华. 余华作品集: 第2卷[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8]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